

楫本捨三著

成吉思汗



模本捨三著 巴图译

成吉思汗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丁 师 浩

封面设计 王 琮

成 吉 思 汗

模本捨三 著

巴 图 译

•

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³/₈ 字数：380千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1,000册 定价：2.75元

书号：10049·20

目 录

一 遥远的山河·····	1
二 结盟为友·····	20
三 恶 梦·····	36
四 蛟 龙·····	44
五 春 猿·····	60
六 亡命者·····	72
七 两个枭雄·····	89
八 心灵深处·····	105
九 出 征·····	116
十 除掉奸细·····	124
十一 上升者和下降者·····	144
十二 征 伐·····	155
十三 天和地·····	170
十四 涛 雷·····	189
十五 断 桥·····	207
十六 弓箭的道路·····	227
十七 兵马血战·····	244
十八 死地和生地·····	258
十九 舍身光彩·····	275
二十 初 雪·····	293
二十一 心之春·····	310

二十二	报送信息.....	328
二十三	冷酷的心.....	344
二十四	树欲静而风不停.....	356
二十五	白 蛇.....	374
二十六	短暂的春宵.....	386
二十七	军鼓咚咚.....	406
二十八	清除杂草.....	422
二十九	云在飘动.....	434
三十	大获全胜.....	453
三十一	帝王的肖像.....	468

一 遥远的山河

秋天的白昼过得特别快，针叶树林的树梢转瞬间已是殷红一片。

李罗赤切博赤纳依山脉、叶尔马纳山脉、卡吉木罗斡嫩山脉、顿道伦山脉，峰峦重叠，犹如此起彼伏的巨浪。山脉东侧，峡谷漆黑幽深；山脉西侧，被夕阳染成了玫瑰色。

发源于西尔加河的鄂嫩河流，截断了这个起伏错综的山峦，时而急湍直落，升起白烟；时而流水淙淙，象布带蜿蜒在平原。

那充满哀愁的神圣的群山，俊俏而美丽的湖泊大自然，转瞬间化为荒凉的废墟和死亡的沙漠。

这是看不见尽头，摸不着天际的沙漠地带，是死亡和荒寂的旷野。

无声的波浪，起伏着，消失在遥远的天地之间。

但是，昨天的沙漠还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在一瞬间，它就会改变面貌。在这个酷烈而奇特的变化中生存的所有生物，不论是动物和植物，在无可逃避的寒霜酷暑、风来雨去的大自然的剧烈考验下，只有自强不息，才能获得生的权利。除此而外，别无生路。

是征服？还是被征服？不仅大自然是这样，就是人和人、部落和部落、民族和民族之间，也是以不断的斗争支配着他们的命运。

征服！被征服！

这个可以说是极为简单的胜负较量。然而，真正的拼死较量是在一瞬间置生死于度外的拼搏。

战斗、掠夺、生存，这些本能，只有在其原始生活之中才有生命力。蒙古人是在这样的强悍和粗犷中艰苦地生活过来的。为了生存，争到一块立锥之地，同室挥戈，骨肉相残。

畜群的争夺在延续！但是如果剖析其本质，也许他们是在无意识之中寻求着强有力的统治者，不，是领导者，寻求支撑他们共同命运的支柱。

那是博尔罕嘎拉顿山的密林。

在那个密林里，人烟稀少，只有一条被踩平的自然的小道蜿蜒曲折，勉强能够通得过马车。

风吹雨打，岩石裸露，百年的朽木横倒在小路上。

如果静静地凝视着这自然景象，一种奇妙之感令人油然而生，使人仿佛觉得在遥远的古代，这里难道不是茫茫的大海吗？它的尽头不就是奔流不息的大河吗？沧桑之变，天迁地易，其痕迹似乎朦胧可见。

两个骑马的人，沿着那条小道，向密林边的出口处策马行进。

无限沉静的密林，除了两匹骏马清脆的蹄声外，酣睡在万籁俱寂的沉默中。

一个人是殷红嘴唇，有着象鄂嫩河水般清澈而深沉的眼睛，身体魁梧得象樗树一般强悍的骑士，他就是后来的成吉思汗，那个使世界史学家为之倾倒的年青的铁木真。

另一个骑士是铁木真麾下的孛斡儿出。眼下是群雄逐鹿、烽烟四起的战乱岁月。

铁木真快骑轻装，但也披铠戴甲，精巧的马具——缰绳、扯手、鞍子、镫子，以及腰上佩带的军刀，显示出一派部落首领的

气派。

象是狩猎而归，两个人的腰上都挂着箭筒。

奇怪的是，在铁木真的箭筒里，只剩下一支箭，和弓一起插在箭筒里，显得空荡荡的，来回摇晃。

尽管如此，象样的猎获物只不过是一只鹁而已，这对于象他这样有名的射手来说是令人吃惊的。

铁木真取下了挂在马颈上的马奶酒，香甜地喝了一口，一边喝，一边在想着什么心事。不一会，又象是改变了主意，把马奶酒放回了原处。

孛斡儿出也忽然感到口渴，他也从腰带上取下马奶酒，仰起头来，一口气喝下去，咽喉都发出了响声。

马奶酒是他们最爱用的饮料。这种马奶酒，是把挤下来的马奶盛在皮带里，用细长的棍子，用力打几十下，或者搅拌，长时间地连续晃荡，马奶的脂肪和蛋白质分离，使之变酸就成为酒了。

他们不仅仅用它来滋润嗓子，而且还用以恢复活力，补充营养，是最好的饮料。

当孛斡儿出把马奶酒一饮而尽，突然感到从铁木真的后背，好似升起了一股无名之火。

自己想着想着，双鬓的肌肉因愤怒而抽搐，眼泪忽然夺眶而出。为什么？没出息。神圣的部族孛儿赤斤氏的后裔，难道仅仅为了一个女人，就这样吗？想到这里，愤怒象墨汁一般笼罩在整个心头。不管怎么样，他不是被称为战士之王的铁木真吗？难道仅仅为一个女人的事就这样吗？他越看铁木真的后背，越感到焦躁不安，于是把视线移向天空。

窄窄的道路两旁是白桦树、落叶杉的密林。在山径上空，延伸着清澈的蓝天，看上去好似一条带子。

每天这样茫茫然，虚度岁月的狩猎随从，绝对不干了。他这

样想着，暗自怒气冲天。尽管怨气充胸，但是，还没有一个人敢向铁木真发泄，孛斡儿出也一样，所以心里闷闷不乐。

铁木真从那以后，话也不爱说了，问话也懒得回答。开春以来，以往的那种微笑，也从铁木真的双颊消失了。

这样难以忍受的心情，不仅仅是孛斡儿出一个人独有，手下的将领、士兵个个闷气郁胸，只是不敢开口发泄而已。人们对性情暴躁的铁木真，只能敬而远之，无可奈何。

要是探求其原因的话，无论如何也和春天的大事件密切相关。人们从内心里认为他们俩一样毫无骨气，人们开始小看他俩，以致于近来开口大骂了。

让我们先追溯一下当初蒙古部落生活居住的情景吧。

假如以荒漠的戈壁大沙漠为盆底的话，那么在它的北边，客列亦惕部脱斡邻勒汗将哈拉和林人当做繁荣的顶点加以控制着。就是放下已往年老的脱斡邻勒汗不说，单就他麾下的将士来看，早已人才济济了。

贝加尔湖畔，为蒙古最大部落的蔑儿乞惕诸部傲然盘踞；翁吉拉惕人和泰亦赤兀惕人则扼守在鄂嫩河两岸。

遥望西北方，在撒颜山脉的那一面是乞儿吉思部；贝加尔湖的彼岸是卫拉特部；阿尔泰山脉和唐努山脉中间的草原上，是奈曼部。如果把视线移向兴安岭的东面，有客列亦惕部以及和它竞争的塔塔儿部，并威胁着它们的邻国金朝。

在这些部落中间，铁木真的孛儿赤斤氏算是新兴势力了。不久，那个造成两雄暂不两立的局面并在后来被称为蒙古枭雄的、小气得连根针都容纳不下的以扎木合为统领的加吉格特阿丹哈族的根据地就在此地。

春天的事件——那令人痛心的惨败，具体地说，由于宿敌蔑儿乞惕部的突然袭来，使铁木真的队伍，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

积雪融化了，荒凉的戈壁沙漠，很快又变成了满目泥泞的海洋。但是，它一天一天地在阳光照射下，又变得干燥炽热，使人感到冬天在辞别人间。

那时候，铁木真的军队正在查干达巴山锡拉淖尔湖畔驻扎，不耐烦地等待着冬天消逝在春光里。

万万没有想到，从北面的曼达尔山的山荫处，蔑儿乞惕部的大部队突然发起了袭击。

这支奇袭部队，以雪崩之势，粉碎了铁木真的外围防御，雨点般的乱箭，挡住了人们的视野，什么也看不见了。

趁笼罩大地的朝雾还没有消散的时候，从那一边袭来的敌人的强大兵力，毫不顾忌凶猛的铁木真军的抵抗和反击，依仗自己的优势，纵横突击，践踏了铁木真的阵地。

已经是怒火填膺的诸将，拼命想杀开一条血路，迅速脱离这个困境，他们象是受伤的狮子群一样横冲直撞。

敌人进行了准确而又极其有效的攻击，比起铁木真军的莽撞的战法，敌军是在远为优异的战术指挥下战斗的。

包围圈在逐渐缩小，还部署了二、三个梯队的态势，一旦内线部队疲于战斗，便马上选择时机后撤，让预备队伍接替上来。

敌人这种极其沉着的战斗队形和战斗经验，使铁木真的军队越来越狼狈，陷入了极度的混乱。诚然，铁木真的部队，在单个的战斗中，不论是将领还是士兵，由于平素的严格训练，其勇猛果敢的程度，蔑儿乞惕人到底成不了他们的对手。但是，在敌人集团作战的战术面前，只是白白地增加伤亡罢了。

不过，平素的训练仍然起了作用，由于在外线作战的部将赤拉温的部队奋勇作战，使铁木真全军有了重整旗鼓的机会。于是各部队差不多同时舍身忘死地突出包围圈，使敌人无法使用弓箭来作战了。

进行肉搏战的铁木真的各部队，和蔑儿乞惕人到处展开了激

烈的白刃战。这个肉搏战太残酷了，就连取得了胜利的蔑儿乞惕人的大部队，也都为之心惊胆战；在巧妙的战术指导下，企图一拳制胜来全歼对手的这支胜利军，面对着这个凶猛的铁木真军的反击，也就达不到他们原先预期的目的了。

再说蔑儿乞惕人看到铁木真的弟弟合撒尔率领的部队疯狂般地决死奋战，已经察觉到再要攻击铁木真军的话，反而对自己不利，于是巧妙地排除了对铁木真军的反击，象潮水一样地撤退了。

铁木真好不容易才保住了神圣部族孛儿赤斤的荣誉。

依仗着麾下勇敢的将领和士兵们的竭力奋战，虽然付出了巨大伤亡的代价，但总算是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厄运。

这是个严重的失败。然而，好不容易将敌人击退，铁木真终于领略到跌在绝望深渊的悲惨滋味了，就连他新婚不久的爱妻孛儿帖，都被宿敌蔑儿乞惕人抢走了。

当时，铁木真发狂似地高喊着要救出孛儿帖，单枪匹马地去追击蔑儿乞惕人，尽管部下将士拼死阻拦，但都没能拦住铁木真。

幸而在那时，敌人的影子已经消失在山的那边了，诸将这才终于把铁木真拉回自己的营地。

战场的惨景目不忍睹，黑压压的苍蝇，嗡嗡叫着，覆盖了敌我双方战死者的尸体。

一群乌鸦唱着毛骨悚然的大合唱，在这些尸体的周围聚集盘旋，一心想啄食死者的尸体。

铁木真望着蓝天泄出胸中的愤恨，天崩吧！地裂吧！你！成为复仇的火焰，降落在抢走我爱妻的蔑儿乞惕人的头上吧！腾格里！腾格里①！他祈祷着苍天，伏地痛哭。

可是，过了不一会儿，他猛然站了起来，这回，完全变成了

① 腾格里，蒙语，指天。

另一个人，他恢复了那虔诚的神态，向夕阳笼罩的草原倾诉：

“我神圣的博尔罕嘎拉顿山，救了我如同蚂蚁的生命，诚惶诚恐，我朝祭日拜神圣的博尔罕嘎拉顿山。嘱我子孙牢记。”

铁木真取下腰带，挂在颈上，摘下帽子，拿在手里，跪下来，倾诉衷肠以祷告。

“腾格里！腾格里！”

这种呼唤声，从铁木真传向部将，又从部将传向士兵们，传向得以生存下来的部族的女人、孩子们，象巨大的波涛汹涌澎湃，传向四方，震撼了山林。

夜幕降临了，他们茫然地站在那里，仿佛要一直站到天亮似的。

人们担心，铁木真是不是疯了？然而，铁木真恢复了理智，将将士集合起来，清点人数。

铁木真下令把敌我双方战死的将士的尸体分开，均以战士的礼仪厚葬。人们莫名其妙，甚至想要问为什么，他们满以为铁木真会下令将憎恶的仇敌蔑儿乞惕人的尸体，剥成八段，让乌鸦吃掉，然而他下令以我军战士的礼仪厚葬。将士们就难以理解铁木真是怎么想的了。

对于这些身为他们的首领，对白白献出生命的敌将士所采取的这种态度，深深地打动了己方将士的心，增强了对他的新的信赖。

在战场上，迎来了几个早晨，送走了几个夜晚。

铁木真决心离开这时间虽短，却已住惯了的草原去找新的营地。

树林、山水、草原，这一切风物，把他拉回到想念孛儿帖的痛苦回忆中。锡拉淖尔湖畔，对他已是不可忍受的了。

于是他带着失去了幸福的痛苦心情，和整个部落转移到查干达巴山脉和巴颜乌兰山脉之间的草原上来了。从此，他每天忍着

悲愁，终日在狩猎中度过。

铁木真变得沉默寡言了。

然而，这里离他生长的故乡却近了。

“孛斡儿出！”

突然，听到这么一叫，孛斡儿出吓了一跳。他以为是心里的奥秘被看出来了，可是一下子无法驱散严肃的表情，也没能立即答应他的呼叫。

铁木真那双雄鹰般锐利的眼睛，充满着迷人的温暖，放射出炯炯的光芒。

现在，只是现在，孛斡儿出也和别的将士那样，把铁木真都都不快的近况同他对孛儿帖的恋慕——不过是为了一个女人而已——联想在一起，暗自在心中骂他没有自尊心，没有出息，更没有战士的风尚。

“对于在今春战斗中，敌人那种同我军无的放矢的射法相反，而采取的巧妙的射法，你有什么想法没有？”面对这样的询问，他心里发慌了，一下子回答不上来。因此在第二次问的时候，才狼狈地说：

“敌人的袭击，是过于出乎意料的了，所以……”他只能这么回答。

“不对！”铁木真以不高兴的调子，斩钉截铁地说道：

“射箭的方法也都和我们不一样，箭的声响你是怎么听的。那箭铺天盖地而来，人和马什么都看不见，甚至连太阳光都模糊不清。眼见的尽是飞来的箭。对那可怕的箭，威慑我军意志的奇怪的声响，你又怎么看？”

见他答不上来，铁木真说声“你看！”就从箭筒里抽出一支箭递过来。

“这是射穿我军战士胸甲的箭呀！”

李斡儿出接过了箭。

这不是接受一支箭，这是在领受由于自己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而在内心里感到对不起铁木真的一种惭愧……。

也许这支箭正是敌人的射手用来射透我军战士的胸膛，穿过血肉，射中骨头的利箭。血和土被洗掉了，但是仍然显出一种杀气腾腾的样子。

乍一看，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只不过是木制箭杆上嵌着铁镞，以鹰羽作翎毛的一支箭而已。

“嗯！”李斡儿出无意地哼了一声。

他想，铁木真到底是胜过百步穿杨、箭不虚发的神射手养由基。

“李斡儿出！只是着迷那箭镞的话，有可能再次迷恋蔑儿乞惕人的啊！可怕的不是镞，不是弓箭，也不是箭的鸣叫声，而是蔑儿乞惕人的心啊！是蔑儿乞惕人的军备、部队的编制和战术，是奋发图强、精诚磨练的那种精神啊！他们不是那种无用的野蛮狰狞的家伙。可怕的倒是新型战术、新式武器……和他们的周密匠心。军队的进退和战法方面，我们无论怎么说也赶不上……是啊！不如人家。”

不如人家——他这么纠正着说了后，铁木真又呷了一口马奶酒，喘了一口气。

临近黄昏了，四周被晚霞染得象血一样的通红，好象是接近了森林的出口，小道也稍稍开始变亮了。

“蔑儿乞惕人、塔塔儿人，他们肯定从他们的邻国金朝，采取什么方法，秘密地输入了铁或者武器，以及军备之类的东西。就凭这一支箭，也可以看得出来。战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于蛮劲，仅有武力是不行的。”

他脸也不转过来，只是抬起头，对李斡儿出说：

“喂，李翰儿出……这个玩艺儿可要紧啊！”

李翰儿出没能回答出所以然来，默默地耷拉着脑袋，一字一句地琢磨着铁木真的话。

“你就光知道看箭，箭这个东西根本用不着介意，而需要下功夫研究的是比箭更为厉害的东西，就是那种精神。对鸣镝那些东西，无须胆怯，丢掉胆怯，那不一切都好办了吗？最要紧的是关于射箭的奥妙，要下功夫研究它。马上的远射、近射法，以及使人吓得缩成一团的速射、连射法，都有研究的必要。”

铁木真仰着头，好似对着苍天，继续说道：

“铁木真的兵是强悍的，比任何蒙古部落的兵都强，出类拔萃！”他又说：

“但是，李翰儿出，有没有别的不足之处？”

不等李翰儿出回答，也没有给他考虑的余地。说：

“对士兵的训练来说，要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训练，作为兵团的兵法战术训练，也是很必要的。”

李翰儿出迷惑不解。如果过分地集中注意力研究那支箭，他就说那些箭，怎么的都行，要紧的是造箭的心。

双眉浓黑、才气焕发的铁木真的容貌，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显得俊秀而崇高。铁木真在从一个败仗中，体会着向另一个战法的质的飞跃。而且，不只是从理论上，也是无意识地不自觉地接近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原则。

“李翰儿出！人，吃吃败仗也是个好事情啊！”

稍停了一会儿，他又继续说：

“从败仗中，我得到了将来胜利的信心。胜利多了会被骄傲缠住。在倒霉的时候，人是最容易了解的……”

“人的内心深处是可以了解的，军队的内心深处也是可以了解的，士兵的真正价值也可以了解。在我小的时候，也是那样的。我的父亲曾是数万军队的首领，但是，一旦父亲死去后，情

况怎么样了呢？士兵们四散了，抛弃了自己的主人，这就是现在的人心啊！这是无情的，但又是现实。”

吃败仗也是好事情——铁木真现在对孛斡儿出说出了这话。但是铁木真内心里，也许是在说——人是不能打败仗的啊——要取得胜利，要取得最后的彻底胜利。

他对自己幼小时候的不幸遭遇，记忆犹新，他怎么也忘不了它。

作为也速该把阿秃儿的长子，他本应该是更为幸福，生活的更为美好——“把阿秃儿”这个词是英雄豪杰的意思，也是一种称呼——有过那样有权势的父亲铁木真，一旦失去了他，几乎难以作为人的孩子生存下来。

他们吃不上人吃的食物了。

母夫人何额伦，捡来山梨、树的果实、索顿草、野蒜、野韭菜、天香百合等为主食，抚养了铁木真、幼小的合撒儿、额鲁赤、帖木格和怀抱里的妹妹帖木仑。

铁木真稍微长大后，抓来哈达拉、者也不该等鱼来报答母夫人的养育之恩。

他们过的是活象野鼠一样的悲惨生活，常常被驱逐，常常受迫害。但稍大之后，曾承受也速该把阿秃儿血液的这个大无畏的孩子，他的相貌就传递出使人生畏的信息。

年令幼小时——企图谋害他的敌人不少，跨过一个又一个的危险，可以说，这就是铁木真从少年时期走向青年时期的生活和工作的全部内容了。

母夫人何额伦是个罕见的女英雄。她教育孩子，用的是所谓的斯巴达克式的教育。她给孩子们讲父亲的武功，讲述先祖的神圣而又光荣的历史。以勇士之道，骑士之道，教以大义，明以大理，更主要的是，给他们讲如何对宿敌进行报复。

她——在叫孩子们发誓要对毒杀她丈夫也速该把阿秃儿的塔

塔儿人复仇时，全身燃烧着火一般的热情，两眼喷射着愤怒的火焰。他们从幼小时候起，所受到的教育是关于如何做战士的道理。

假如孩子们有了争执，母夫人就拿出箭来，教以团结友爱的精神。一支箭，连女人的手指都能把它折断，而数支箭捆成一束，就是男子汉的力气也难以折断。

扔掉内部的争执吧，眼睛要向外！不能忘掉强大的仇敌塔塔儿人——母夫人这样进行教育。

“我等影外无友，尾外无纓。泰亦赤兀惕部的兄弟之苦，不知何以报之，我等……”

铁木真的过去是苦难和迫害的连续。想把铁木真掐死在幼小时期的部族真是一个接着一个。为什么？是因为他比平常人树敌过多吗？他为什么要受这样的憎恶呢！

因为铁木真“目有烨，面有光”，所以他们怕铁木真。

“孛斡儿出！要胜利呀！要强大起来呀！所谓生存，就是取得胜利，就是强大起来。除此而外，别无他法，别无出路。是打蔑儿乞惕，抑或打塔塔儿，还是铁木真挨打？当面的敌人是蔑儿乞惕，而背后的敌人是塔塔儿，懂吗？那才是我们孛儿赤斤氏面临的命运。对内要有团结的精神，对外一定要战胜！”

这样说着，好象在冷静地思考什么，推心置腹地对孛斡儿出说：

“可是，为时尚早，要到那个时候，路还远着呢……”

“喂——太阳快落了，咱们加快点吧！”

铁木真似乎忘掉了关于战法、射术的事，快马加鞭了。孛斡儿出不甘落后，也加了一鞭。

两个人终于走出了密林。

展现在眼前的是千里丘陵，那地平线、天空和纹丝不动，蜿蜒起伏的沙丘都被夕阳的余辉照得通红，显得非常醒目，甚至可以说庄严的气氛打动人心。转眼望去，远方薄雾弥漫处，漂现出